

第一百七十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3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查尔斯·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古 巴: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玛先生
齐马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加伊达先生
托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普里女士

苏恰斯纳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巴赫林先生

伊 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川喜田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唐·南言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默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包勒德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比基尔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季麦尔巴耶尔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加伊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洛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5次全体会议开始。

尊敬的各位代表，首先，请允许我向日本的大川美雄大使表示真诚的感谢，他按照本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条，已将委员会主席职务移交给我。大川大使自今年4月份就任委员会主席以来，作出了杰出的工作。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前夕存在的问题，仍象四年或更多年前一样地复杂和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大使先生，你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应对你在此期间提供给委员会的指导和领导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里克希·贾帕尔先生及其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三个月前我们上一次在这里开会以来向委员会所提供的宝贵服务。

尊敬的各位代表，由于这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自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会议，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顾一下这次特别会议并作出一些结论。特别会议有两个基本问题要处理。它必须审查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提出的建议和所作决定的执行情况，并且必须审议，如有可能，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都根本未能顺利解决。议程上的另外三个主要项目的情况可以说也是如此，这三个议项是：《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执行情况，提高裁军领域内机构的有效性，以及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裁军的措施。

由于特别会议不能完成其有关这些问题的的工作，它决定将这些问题回交给本委员会和联大例会。这种形势发展加重了委员会在本次短促的会议期间的负担，而且我相信对今后几届会议也都将是沉重的负担。

我国代表团对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我确信，其他许多代表团也是这样，但是，特别会议决心不毁掉迄今在裁军方面所做的工作，使我们受到了鼓舞。将未解决问题回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和未来的联大例会的行动，是对本机构表示信任和信赖的一个标志。它向本委员会，向你们、尊敬的各位代表，以及向你们所代表的各国政府，提出了挑战。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对特别会议事态发展的看法。

我们在特别会议召开前就认识到，这次会议所处之环境是不利的。世界上的政治气氛和紧张局势只能对裁军问题的审议产生消极影响。裁军不是能够脱离每天影响着各个国家的问题而独立发展的一门科学。它与每个国家的安全概念和与为维持

(主席)

世界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各种安排直接有关。如果所作安排不能被看作是提供了安全，如果对为巩固安全而设立的机构在出现需要时是否能起作用有任何怀疑，那么，裁军领域中的谈判必定仍然是极其困难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认识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同裁军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并表达在《最后文件》第13段中，原文如下：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军备竞赛的成因和对和平的威胁必须减少，为此目的应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我国代表团希望，无论何时都要牢记这种相互关系，并为执行和加强《联合国宪章》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规定的机构任务，进行认真的工作。当我们开始委员会的本届夏季会议之时，我们想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世界不同地区正在发生着的冲突。虽然这些问题并不直接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然而它们确实影响了我们的审议和谈判，因而应竭尽全力以结束这些冲突。防止地区性战争的频繁发生，对缓和紧张局势会大有作为，因而有助于改善本委员会进行谈判所处的气氛。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取得的最近结果，使强烈重申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以及所有国家对《最后文件》完全承担义务成为必要。它还强调了本委员会的谈判性质，这是所有成员国都应充分加以利用的。毫无疑问，有关裁军问题各项协定的范围和核查遵守情况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缺乏政治意愿的问题。

应该找出提交本委员会作为一个裁军问题的谈判机构之有效性的途径。我们的议程是排得满满的。除了其他问题之外，有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全面核禁试条约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委员会的本届会议必须处理的。我们必须更努力和更快速地工作。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简要地概述了第二届大会特别会议未能解决的和我认为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应认真谈判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今天下午将散发给各代表团一份

(主席)

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计划草案。我希望在8月5日举行的下一次全体会议能够通过这个草案，以便我们能够毫不拖延地开始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期会议将是比较短促的，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可供我们支配的每个小时。

关于设立或重新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和安排它们的工作问题，我已倡议进行非正式协商，今天下午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

我国代表团完全听从你们吩咐，并乐于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以取得我们工作上的进展。

我要向罗马尼亚新任代表达特库大使致以热烈欢迎，他今天作为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参加委员会会议。达特库大使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家，他最近曾任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在此之前，他还曾担任罗马尼亚常驻纽约代表，他是前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也是罗马尼亚出席裁军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团长。我相信，在完成委员会面临的复杂任务中，我们可以指望依赖他的丰富经验。我还要再次欢迎瑞典代表团团长、英亚·图尔森夫人出席我们的会议，今天她将在委员会里发言。

我还要承认1982年的裁军研究员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获知，裁军研究员计划的日内瓦部分于7月12日开始，并将于8月30日结束。裁军研究员在其停留日内瓦期间，将参加我们的全体会议。我代表委员会热烈欢迎他们，并祝他们在学习上一切顺利。

请允许我提请各代表团注意题为“1982年8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就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的第CD/300号文件，该文件今天已由秘书处分发。

根据我的发言名单，今天要发言的有墨西哥、加拿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度、瑞典、巴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的代表。

我现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阁下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在1982年夏季会议第一个月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感到由衷的高兴。所有那些象我一样有幸不仅在这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而且在纽约的联大看到你工作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

人都认为，本委员会的工作有了很合适的领导人。至于我个人，如所周知，因为，即将上任的主席在任职之前向卸任的主席请教，这是惯例，我认为到这个月底，我就会有一个最好的前任可以请教了。我还愿意表示——或者可以说是重复——我对尊敬的日本代表大川大使的祝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春季会议的最后一个月里，他多么出色地履行了这里的任务。我们中间出席了最近的联大特别会议的人也都能证明他在那里作为本委员会的主席起了多么出色的作用。最后，我由衷地赞同你对达特库大使的欢迎词。在这里他是刚刚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对我们中间许多人来说，正如你说的，他是来自纽约的老朋友，在那里他充任罗马尼亚常驻代表已有多年了。自然，我对我的尊敬的同事和朋友图尔森夫人再次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大的欣慰，同时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搞裁军的同行们今夏再次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1979年1月24日星期三，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第一次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对记载了1978年春季举行的，你们都知道建立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成果的《最后文件》，曾说过以下这段话：

“联合国在此以前从来没有——更从来没有一致地——包括法国和中国——通过过这样全面的文件，文件有力地宣布了一系列结论或条款——它们的准确性或强制性（是前者或后者视每一情况而定）不可能在今后会引起怀疑——如那些用有力的言辞所明确规定的结论：武器的增加，特别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会削弱国际安全；现有的核武库和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威胁；裁军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实现裁军措施而节省下来的任何资金都应当用于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在裁军领域具有主要的作用，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会员国必须将非联合国主持下采取的一切步骤，无论是单方面的、双边的、区域性的还是多边的，及时向联合国报告”。

刚刚在联合国总部开过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各种结果是很不同的。事实上，从一开始，联大就令人失望地没有完成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它的基本目标方面的任务，即：批准那个将忠实地反映包括在《最后文件》第109段的要求的《综合裁军方案》。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

这一失败当然不是由于任何组织方面的、努力程度的或决心方面的缺陷。在6月14日举行的联大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建立了一个自由参加的工作小组负责《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该小组——即第一工作小组，我荣幸地任该小组的主席——立即成立四个起草小组，也都是自由参加的，力求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联大的、作为两年工作成果的草案案文，就方案的各段案文达成协议。

在这里不宜于详细叙述在我提到的上述各机构中以及在各种其他非正式协商中，为了达到所寻求的目的，不间断地所作的三个多星期的努力。只要简短地提一下就足够了，关于“目标”和“优先次序”这两章已几乎完成，就有关“原则”一章取得了很大进展，还有关于称为“机构和程序”的一章和补充的关于“核查”问题的一章——它包含了取自日内瓦案文中前面一章的材料，——虽然进展程度小一些，但也取得了进展。

此外，在第一工作小组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导言”草案，作为该小组的主席，我认为这份草案是提得合适的，而且它——尽管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它进行恰如其份的审议——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对意见。

另一方面，方案中有关“裁军措施”部分，特别是载于题为“核武器”一节的措施部分，成了达成一致意见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在这方面也不想深入细说在产生我们所面临的不幸结果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我只想简单地复述7月10日我在联大特别会议闭幕会议上所说的话，当时我表示坚决相信，人们称为“21国集团”的成员——墨西哥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国，大家都知道这个集团包括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没有参加两个主要军事联盟中任何一个的全部成员国家——肯定是问心无愧的，因为，正如我曾经说过并举出一系列具体和无可辩驳的例子来说明的——在多边裁军谈判的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即谈判的一方会象21国集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进行的短期谈判中那样，作出这么多重要让步。

我也不能不提到，不仅使我自己，而且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其他代表们感到吃惊的是，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时说了“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论”，“我们不应把签订协议同解决问题混同起来”，因为“协议只有在它们得到遵守时才能真正加强和平”这一番话之后不久，该国最高一级就在6月17日

(加西亚·罗夫莱斯, 墨西哥)

采取了同那些言论完全背道而驰的态度。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禁止核武器试验应采取的行动问题,成了联大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遭到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采取这种立场是明确违反约20年前在部分禁试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的,该条约的序言部分表示决心“永远不再继续进行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这项保证5年以后在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序言部分得到了明确的重申,而且也毫不含糊地反映在该条约的第六条中。此外,还应该记住,这同一个超级大国曾赞成过——不是通过协商一致,这样做有时可能意味着仅仅是消极地同意,而是采取积极明确的投赞成票的行动——联合国大会在接连三年内通过的三个不同的决议(1977年12月12日第32/78号决议,1978年12月14日第33/60号决议和1979年12月11日第34/73号决议),敦请已经在进行谈判的三个国家——即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首先要“加快它们的谈判进程以使谈判尽快取得积极结果”,其次要立即将取得的结果转达裁军谈判委员会。与此同时,联大还要求本委员会就有关条约中“具有最大迫切性”的问题“作为最高优先事项”或“立即”——任你择取三项决议中各别使用的哪一种措词都行——开始进行谈判。

当然,决定外交政策原则是每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但是,使国际社会了解对这些原则的运用方面可寄予什么期望,这也是每个国家对国际社会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最近的联大特别会议进行辩论期间听到有人提及伊莉诺·罗斯福夫人的话,她说只有暴君的诺言“是同他们的行动极端相反的”。假如那个国家希望的是无止地加速核军备竞赛,那它应该坦率地这样说。两年前墨西哥荣幸地发起的,联大在它最近的开幕会议上庄严地发动的“世界裁军运动”,其明确宗旨就是要向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欧洲各国的和美国的人民,他们进行上百万人的示威行动来表达对和平与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愿望——提供可靠的情报。

正如联大在它1978年的特别会议上所正确指出的,如果核武器构成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威胁,那么很明显,“世界各国人民对裁军谈判的顺利进行就会感到具有切身利益”。因此,唯一正常的做法是,那些希望成为它们人民的真正代言人的国家应该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联合国和其他裁军谈判机构经过了25年之久的讨论之后,迄今仍然没有能够就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的原因,并应认识这样做不仅是它们的一种明显的权利,也是它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为了进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

行这样的分析，我认为考虑一下我现在将提到的某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最新意见和事实是很有用处的。

在联大最近开会期间，书店里有一本佐勒·楚克尔曼勋爵写的题为《核武器的幻想和现实》的书，作者无疑是关于这一题材的最有权威的人士之一，其中写道：

“1959年7月〔在1958至1961自动暂停时期的一年〕，哈罗德·麦克米伦写道：‘美国人……现在看来转而反对一项全面协议（包括地下试验）。如果情况属实，这是可悲的’。后来他又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原子能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一心想继续无限期地进行试验（大规模的或小规模的）以使核武器工艺精益求精并臻于完善’。……”。

楚克尔曼勋爵在进一步阐明他在书中引用的上述麦克米伦的言论时，补充了他自己的某些意见，他说：

“美国人为什么这样一心想继续试验核弹头的一个原因是，在进行关于禁止问题的会谈时，他们已经着手进行一项发展弹道导弹的强有力的计划。俄国人以加强他们自己的计划来回答，这是意料之内的事。这就使军备竞赛领域加深了一层，正如梦想设计反弹道导弹系统所带来的结果一样……”

“1964年，即《部分禁试条约》签署后一年，同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在辩论的核心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约克和威斯纳发表了我在前面提到的文章，其中他们提出，要保证国家安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搞核武器试验”。

我愿意重复一下最后一段话以便保证成员们的确已听到：约克和威斯纳宣称，要确保国家安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搞核武器试验。楚克尔曼勋爵接着说：

“在他们看来，由于进一步搞试验和设计出更多的核武器而随之引起的军事实力的增加必然会在东方和西方造成国家安全的削弱。从这两个人的深思熟虑而内行的判断——而且他们手头掌握了全部事实——看来，核军备竞赛的继续不会给这个难题提供任何解决办法”。

这就是1950年代后五年到1960年代前五年的情况，看来事态并没有起多大变化，这可以从仅仅十天以前，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的社论看出来。因为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

那篇有着“眼里有粒核砂”这一生动标题的文章除了别的内容还载有下列内容：

“政府躲开禁试谈判已有18个月；它显然对整个条约没有兴趣。这对美苏关系和不扩散事业是很不幸的。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大大有助于抑制其他国家追求核武器，同时也不会给美苏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军事风险。

“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坚持认为，对于武器的发展和对旧弹头是否可靠的信心来说，试验是必要的。他们这种反对意见得到了美国各武器实验室的支持，因为如果它们失去了进行试验的权利，它们就要为它们的工作前途担心。但是，对于这些担心的问题是有好的解决办法的，只是政府竟不屑于去讨论它们。政府支持参谋长们的看法并使用关于核查不充分这类老的唬人的调子来蒙混国会和公众……”。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继续写道：

“所以对监测遵守情况将不会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苏联已同意美国控制的监测箱放在华盛顿希望放的地方并同意根据挑战进行现场视察的主张，它已比以往任何时候走得远……”。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妨碍弹头设计的改进这个美国的重点，也会妨碍爆炸力增强这个苏联的重点。它也会逐渐磨灭人们对束之高阁的弹头的可靠性的信任。但这仅对先发制人的最初一次打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那些认为美国易受这种最初一击的美国战略家们实际上将从全面禁试中获得安全”。

这就是引自十天以前，即7月23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的结束语。

联大在它的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对它未能通过《综合裁军方案》表示遗憾之后指出，有理由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所有会员国一致并明确重申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重申了它们对于这一文件的庄严保证，并且重申了它们保证尊重该文件行动纲领中商定的有关裁军谈判问题的优先次序。此后不久联大作出如下同样的结论：

“各成员国已声明它们有决心继续争取迫切结束《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并通过该方案，方案将包括一切人们认为可取的措施以便确保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在一个享有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中成为现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特将《综合裁军方案》草案连同人们在特别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和就此问题取得的进展交回裁军谈判委员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三十八届联大上向大会提交一份《综合裁军方案》的修正草案”。

我们认为大会没有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该采取什么行动作出规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深信，综合方案的命运主要不是取决于本委员会，而将取决于其少数成员国的“政治意愿”，最后，甚至可以说是只取决于其中一个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如果这个方案——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都认为是必要的——不 从 1978 年的《最后文件》表示任何后退，不管这种后退是多么微小，那个国家多半还是不愿意作出必要的决定的。

我们希望在今后六周，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通称夏季会议的整个时期内，有可能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的目前情况和最近的将来可能的发展。应当记住关于我们的议程项目 1 “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将第一次开始进行它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对于在该小组职权范围中居优先地位的“核查”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它基本上符合 1972 年联合国秘书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当时他说：

“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已得到如此充分的探讨，现在只需要作出政治决定以便达成最后协议了……”。

“当人们考虑到现有的核查手段……就会对在地下禁试问题上继续拖延不达成协议感到难以理解……”。

“继续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将远远大于停止这种试验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危险”。

这就是 1972 年联合国秘书长在这里所说的话，同时我们都知道，他在 1980 年介绍专家的报告的发言中曾明确地重复了这些话。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意这样的职权范围就我们方面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让步，而我们所以能作这样的让步，正如我今年 4 月 21 日在本委员会第 173 次全体

会议上发言中所说，只因为，如它的任务范围所指出的，该工作小组将考虑到一切现有的建议和未来的创议并在1982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进展情况，同时也因为它的任务范围还指出“本委员会随之就今后的行动方针作出决定以便履行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职责。”

我们希望某超级大国——如我早些时候所说，在我们看来，它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将随之而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以便它在实质问题上能够采取符合它在我提到的1963年和1968年两个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的立场，也符合我曾同样明确地提到的它在三项联大决议中所采取的投赞成票的立场。

只有这样本委员会才能——让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够实现——在明年联大第三十八届例会上向联大递交一份《综合裁军方案》的修正草案，这将使人们能振振有词地来召开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

主席：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加拿大代表，麦克费尔大使阁下发言。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谨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八月份的主席表示欢迎。看到你出任主席，令人高兴。许多代表团曾在纽约和日内瓦就裁军事务同你共过事。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川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四月份任主席时所作的巨大努力，他当时曾力求使委员会能向第三届特别会议作出最大之贡献。在这一阶段中，人们对委员会寄予很大的期望，因此，肩负着重大的责任。看到英联邦国家中的一位代表担任主席总是令人感到愉快。我们愿为你的成功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我谨对本斯梅尔先生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的的工作表示欢迎。他的经验对委员会来说是极为有益的。

今年春季在委员会休会之前，我曾全体会议上说过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唯一责任就是谈判。在联合国大会的届会上并不进行谈判。谈判也的确不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职责。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尽管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存在一些缺点，但是会议还是重新肯定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多边谈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确，第二届特别联大以各种方式重申了国际社会对本组织的信任。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迅速地展望未来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特别在那些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领域内更进一层吗？

在安排这次短暂的夏季会议的工作时，我们必须注意把人力物力用在刀口上。我们认为，委员会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三个实质性的领域上，即化学武器、全面禁试和外层空间。

我们认为，不必那么多地集中讨论消极安全保证，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等问题。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今年春季的讨论表明，虽然在委员会中仍需继续审议这些问题，但是各个代表团在委员会之外进行进一步的协商也许会产生最有效益的结果。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责成裁军谈判委员会进一步推敲综合裁军方案。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的经历以及在委员会今年春季会议上的经历都表明，现在来一个“冷却期”可能会有益处。我们不必立即再次努力达成一个共同满意的综合裁军方案，现在也许最宜于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制定各国的立场，这样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前进。

现在我愿简单谈谈同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试工作小组和外层空间项目的工作有关的问题。

关于化学武器

我愿提及我国总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的发言：“鉴于很多先进的武器系统的复杂性和特点，国家技术手段也许还不能够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进行核查。因此，国际社会应致力于核查，把其作为八十年代裁军谈判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我们努力缔结一份化学武器公约而言，这段话是再确切不过的了。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前两任主席大川大使和利德戈尔德大使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苏伊卡大使也已为这一进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我们的努力是否能获得成功显然要取决于就恰当的核查措施达成协议的程度。我要重复说，这是委员会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我们极感兴趣地注意到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宣布的有关核查化学武器公约的提案。我们期待着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具体探索这些提案。我们特别想探索的是有关“在商定的基础上进行现场核查”的条款。根据我们的取得进一步进展以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的目标，加拿大在就核查问题进行技术讨论方面将比过去更多地提供其专门知识。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全面禁试工作小组将在本届会议期间开始工作。我们认为，为了本委员会的利益，该小组应尽快就其职权范围内的各项目进行实质性审议。然而，我们认识到，鉴于本届会议的时间短促，对很多问题进行彻底审议可能要有待在1983年会议上进行。同时，地震专家特设小组将于8月9日至20日召开会议。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设立使得地震专家小组增加了一层重要意义。我谨指出，在过去的六年中加拿大在发展国际地震资料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工作是地震专家特设小组的首要职责。在今后的数月里，加拿大将能够和那些已经在临时性基础上交换资料的国家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将成为从一开始就进行决定性的资料交流工作的又一名成员。我们认为这样的交流工作能够并且应该在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之前予以实施。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对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威胁感到关切。的确，联合国大会已承认裁军谈判委员会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我们认为，作为开端，委员会应设法确定这一问题的范围。为此目的，我们愿积极参加本届夏季会议期间各种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审议工作。

我已挑出了上述项目，作为在短暂的夏季会议期间委员会应着手解决的重要项目。的确，在我们的议程上还有其他的项目。尽管我们的时间如此短促，但是在那些余下的项目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组织和成员问题的。本机构的工作是否能够有效进行面临考验。有人争辩说有必要审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应寻找就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这样不仅有益于作为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而且也有益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项实质性任务。

我认为若在本委员会中反复详细地谈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缺点，那是既不妥当也无成效的。我在今天开始发言时就说过我们应该朝前看。制定出具体和实际的步骤是本委员会可重新肯定其致力于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并不辜负国际社会对其信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的最好方法。在我们的面前确实有各种机会。让我们抓住这些机会吧。

主席：(迈纳先生、肯尼亚)：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高兴地欢迎你这位肯尼亚代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主席先生，你可以相信，苏联代表团将支持你为促进完成委员会担负的任务所作的各种努力。

1982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恢复其工作的。上个月，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结束了它的工作。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达了国际社会要求和平的愿望，各国人民要求遏制战争恶魔的决心以及要求实现人类希望一个无军备、无战争世界的夙愿。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给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电报中指出：“如果我们要找出什么是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什么是世界上所有各地的人们目前担心的问题，什么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知名人士考虑最多的问题，那就是这样一种关切，即要求制止无休止地集积日新月异的毁灭性的武器，要求保证大大改善国际关系并防止核灾难”。

最近显示出巨大力量的声势浩大的和平和裁军运动难道不是证明了这些话吗？

由于各种热爱和平的力量的强有力的行动，就人民为了消除战争的威胁和遏止军备竞赛的努力而言，第二届特别联大已蔚然成为一件大事。

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论坛上，防止核战争的问题自始至终一直是大会工作中引起最大兴趣的问题。大会对核战争的威胁表示严重的关注，并强调指出，防止核战争的威胁是“当今最尖锐、最紧迫的任务”。大会在通过的文件中敦促所有国家尽快考虑那些旨在防止核战争的“有关建议”，“以保证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危害”。

首先这指的是这样一个建议，根据这一建议，所有核大国应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苏联已单方面承担这一义务。如果其他核国家跟我们一样，核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就会变成零，因为实际上这将等于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

苏联国家元首的电报乃对就共同冻结核武库以此作为朝向裁减并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库的第一步的主张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特别注意这些国际公众深为关心的紧急问题。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在其决定中一致重申了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有效性，并重申了其会员国有义务在裁军谈判中尊重《行动纲领》中规定的优先项目。

各位尊敬的代表，这样，具有极重要意义的目标已摆到了裁军谈判委员会面前，因为这是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其目标就是要拟定出限制军备竞赛的具体的国际协定。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大会已赋予本委员会以愈来愈大的责任。我们应该把大会就解决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推动力变成具体的措施。更需要这样的原因是，国际公众对五年多来裁军谈判委员会只是在清谈而已一事深表忧虑，坦率地说，它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

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应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毫无进展的原因。我们已不至一次地指出，望在这张会议桌旁的代表们经常谈起我们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长时期以来委员会一直原地踏步，主要的原因是某些国家没有政治意愿采取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施军备限制和裁军的真正措施。

这种情况不能再长时间地继续下去了。如果委员会不能在其工作中取得明显的进展，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不可能履行其唯一的裁军谈判机构的义务，并将遭受过去一度存在的其他裁军机构也未能避免的同样的不幸命运。

主席先生，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联大规定的优先项目行事，那么我们应首先注意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

很久以前就急需设立一个讨论委员会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苏联在其题为“避免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遏制军备竞赛”的备忘录中建议拟定、通过并逐步实施一项核裁军方案。该方案的主要脉络已列入该备忘录中。而且，根据许多国家表明的愿望，我们同意，方案的第一阶段应停止生产用于生产各种核武器的裂变材料。苏联愿意在限制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全局中考虑这一问题。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委员会在休会之前就此项目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我们希望，该小组应毫不延迟地着手解决一个几乎所有的代表在同意该小组职权范围时都明确地指出的问题，即草拟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问题。

根据最近有关美国政府的某些新决定和关于核试验问题的新闻报道，对我们——并且显然对在座的所有的人——来说，重要的是美国代表团应澄清美国的意图，即他们是否愿意草拟这样一份条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影响委员会成员国对上述工作小组活动的态度。

根据我们以前的决定，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委员会全体会议复会之前，已恢复其工作。这表明，委员会非常明白禁止和消除这种最危险之一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苏联非常赞成紧急地解决这一重大问题。遵照《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人道目的，苏联从未在任何地方使用过化学武器，也从未将这些武器转移给其他任何人。苏联出于实现全面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愿望，向第二届特别联大提交了一份“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的文件，供大会审议。

我们这份已作为委员会正式文件予以散发的草案是由许多新内容组成的，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以及化学武器小组工作期间，许多国家的代表积极地赞赏苏联草案中的许多规定。

苏联代表团认为，我们已具备一切客观条件，可以在解决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问题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这就是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拟定出一项未来公约的综合草案案文的原因所在。这一案文应包括大家一致同意的条款——我们希望有许多这类条款——以及我们在这一阶段制定公约草案的过程中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那些条款。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重要性并不稍逊。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表明，外层空间越来越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紧急的任务，即应毫不延迟地开始草拟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条约。苏联就此问题的具体建议——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条约草案——已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草拟这项条约，并审议其他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曾不至一次地提出具体建议，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我们就这一项目提出的建议既涉及这一整个问题，也涉及最终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各个具体的方面。当我们眼巴巴地看到新的、越来越尖端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断出现的时候，若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要争论不休，那将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职。残酷的中子武器已经成为现实，放射性武器也可能如此。我们要求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国家的代表团能表现出对这些问题有合乎现实的理解，并加紧努力，以便草拟一份相应的禁止这些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协定。

你们将会回想起，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苏联已经表明，赞成宣布不为军事用途使用新的发明和科技成果。这是个重大的范围广大的问题，不是轻易能解决的。但是，生活本身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我们共同想办法解决它的时候了。

现在我谈谈委员会夏季会议的工作安排问题。首先我要说，由于大家都明白的情况所致，本期会议将是多年来最短的一期。这一事实决不能减少委员会的责任和所面临的目标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以很高的效率安排我们的工作，换言之，不浪费一天、一小时去进行没有必要的程序和安排问题的讨论。

我们应立即解决的大问题是恢复并有效地安排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为了完全根据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重申的优先项目，我们的最大注意力应放在禁止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和禁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我们希望，在干练而富有经验的苏伊卡大使的主持下，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应在八、九月份加紧其工作，并且也许要在今年的后几个月里加紧工作。显然，禁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将在下周开始其工作。我们希望，尚未解决的那些安排问题将在今后几天的协商过程中加以解决。

我们坚持在主席的主持下进行协商，以便在夏季会议上设立一个讨论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我们还认为，没有理由拖延解决设立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工作小组的问题。我们认为，该工作小组应在委员会的本期会议期间开始工作。我们再次愿意和其他代表团进行建设性的协商，以便寻求能共同接受的职权范围，并解决其他的安排问题。

关于恢复其他工作小组——禁止放射性武器、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问题，考虑到时间有限，以及前几年所作的努力中不时出现的相当分歧的意见，我们应在这些工作小组的范围内决定谈判的形式和次数。在这里，我们也再次表示愿意表现出灵活性，我们愿意作一定让步以迎合其他代表团。但是，我们应当反对不必要地重申大家熟知的立场，因为这将纯粹是浪费我们大家极需要的时间。

我们还应考虑一个问题。第二届特别联大坚定地重申了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规定的优先项目。这是出席本委员会所有国家的协商一致意见。优先的问题是草拟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一项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的公约、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及其他旨在遏制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的一些国际协定。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为完成这些协定的拟订工作规定时间限制。我们极为重视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其他那些被联大有关决定所感召的代表团将积极地考虑这一想法。

主席先生，

苏联代表团参加1982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是怀着决心要建设地并完全按照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为委员会规定的职权范围就委员会议程中所有项目进行谈判。关于委员会议程中的所有项目，我国代表团都有具体的建议，以便最快地达成相互能接受的协定。

最后，我表示相信，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代表团都将表现出各自的良好意愿，卓有成效地执行联大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给委员会的指示——为解决防止核战争威胁以及遏制军备竞赛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和确实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

(主席)

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阁下发言。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代表印度代表团向你，友好和不结盟的肯尼亚代表，充任8月份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表示欢迎。我们今天是第二届裁军联大特别会议结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特别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种彻底失败，给我们在这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里的工作增加了迫切感和重要性。我们希望，在你的英明和经验丰富的领导下，我们能够驱散由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而落到国际舞台的某些忧郁和悲观情绪。

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衷心感谢，他作为本委员会四月以来的主席，不仅主持了我们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准备报告这个关键性阶段的工作，而且还成功地指导了我们就建立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此外，我也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热烈欢迎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印度同罗马尼亚有着亲密和卓有成效的关系。达特库大使的阅历和知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是很宝贵的。

第二届特别会议未能在上月取得即使最起码的结果一事，是裁军事业的一大挫折。令人感到特别遗憾的是，特别会议的报告可悲地未能公正对待压抑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对核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深刻担忧和焦虑。如果必须弄清为什么特别会议甚至连一个防止核战争可能爆发的措施也没能通过的最重要原因，那末，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与军备积累相联系的，追求政治上和军事上优势的幻想已证明要比它们对国际社会所负有的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更为重要。

你们都知道，印度已经使它同载于特别会议报告中的结论一章已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同意许多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群众运动发表的意见，认为生存不是一个意见一致不一致的问题。在人们对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的普遍不安和忧虑已达到占压倒优势比例的时刻，特别会议却不能提出即使是最起码的措施以恢复希望。现在多边进程的信誉已面临彻底败坏的危险，除非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能给我们的谈判任务，特别是我们议程上的优先项目的谈判带来新的目的性和迫切感。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感到失望，但我们也不应对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我们的努力失去信心。

今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只有六到七个星期。因此有必要仔细地选择我们的方案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优先领域。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自7月20日开会以来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强有力的领导下，通过对各种有希望达成妥协的方案的探索，终于进入了协调分歧立场的关键性进程。该工作小组这一阶段的工作恐怕是最关键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了。它需要深入细致的工作和富有想象力的外交技术。因此，给予该特设工作小组以推进工作的最大范围，使化学武器公约越来越接近实现，这是适当的，也是重要的。

不用说，新近建立的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也将是一个重要的优先领域。自从《部分禁试条约》缔结，由缔约国承担义务尽早谈判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以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国际社会对继续拖延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感到不耐烦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们相信，在我们今年可以利用的时间之内，该工作小组将能够履行它的有限职责，就有关核禁试的核查的问题，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明确地作出选择。在这方面，地震专家小组的详细和面向谈判的报告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有益的。在我们今年工作成果所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在明年早些时候着手起草一项核禁试条约案文的实际工作。

第三个大家关心的重要领域就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个问题与核裁军，其中包括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对这一项同进行彻底审议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外层空间技术最近的发展情况，其中有许多是具有深远和重大军事含意的。我国代表团对待这个问题准备采取灵活的态度。例如，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关于外层空间的特设工作小组，这个小组首先可以确定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将包括的问题范围和确切领域。我们也可以探讨某些空间技术的最新发展对核军备限制和裁军以及对防止核战争所包含的意义。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就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协定进行谈判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必须明确取得谅解的是，应该紧跟着采取其他广泛的措施，这些措施将包括在外层空间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任何武器的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切实进行效劳，如果它能向联大建议，在谈判这一领域的具体措施之前，联大应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财产，将专门用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于和平的目的。

我在发言一开始就说过, 特别会议已证明是完全失败的, 主要因为它甚至没能产生一个起码的措施来防止核战争, 这种战争的前景正威胁着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今后几代人。凡是特别会议所没能做到的事情,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定要努力进行补救。在成为核裁军的多边谈判的主要论题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之间肯定存在着分歧。但是, 我相信在共同决心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这个问题上, 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若干国家, 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 为响应 1981 年 12 月 9 日题为“防止核战争”的第 36/81 号决议案已经把它们对防止核战争问题的意见提交联合国秘书长。这些答复所包含的对这个问题的某些宝贵意见和建议, 已被普遍公认为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例如, 载于第 A/S-12/11/Add. 4 号文件的美国的答复指出: “没有比防止核战争更重要的目标”。苏联的领导人同样地一再强调要采取措施避免一场核灾难。其他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也都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具体和有效措施来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大家还承认不论是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都负有责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有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谈判没有取得结果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 在“避免使用核武器”条款中的下列措施, 没有标上括号:

“在这一方面, 应澄清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方面各自的作用, 特别是防止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触发战争方面各自的作用。

裁军谈判委员会负有明确的责任, 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就防止核战争的措施问题, 加紧进行谈判。由于一场核战争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 交战国和非交战国都有影响, 所以防止核战争也十分明显地是一个直接有关的许多国家共同关切的问题。因此, 我强烈要求,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立即就我们的议程项目 2 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作为第一步, 就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进行谈判。工作小组可以把秘书长收到的、响应第 36/81B 号决议的答复, 以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就这一问题的讨论作为它的工作基础,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各国在这方面提出了各种倡议和建议。工作小组也可以象在《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所指出的那样, 明确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各自在这方面的作用。如果在夏季会议结束时, 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对这个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引起这么大的忧虑和深刻担心的问题, 作出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少量具体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也就足以证明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并能恢复国际社会对它的信任。

为此，我请求主席先生把关于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提交委员会，以便早日作出决定，我们就可以立即着手工作。

这些就是我们在1982届第二期会议可以利用的有限的时间内必须集中注意的方面。至于其他议程项目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尽管不结盟国家表现了妥协和灵活的精神，我们还是没能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达成一项可靠的和有意义的《综合裁军方案》。关于对这一失败负有责任的一些因素，大家都是清楚的，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如果没有裁军的明确和具体的措施，没有毫不含糊的优先次序，（至少应对它的实施规定指示性时限，以及各国承担可靠的义务）那就毫无意义。事实上，一项可靠的《综合裁军方案》的这些最低要求都是以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为基础的，该文件是一致通过的。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从该文件有任何后退。如果有人想要背离他们自己仅仅几年以前所同意的立场，他们就必须对他们的行动负完全的责任。无论如何，根据我们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经验，我们认为明显的是，为了去掉从纽约现在又返回我们手里的案文上的括号而马上进行另一轮谈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迄今就这一整个问题所采取的做法，也许需要准备探索新的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我们的看法是，不要试图起草一份《综合裁军方案》，它的性质和地位现在看来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谈判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最初目标。印度总理在她致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贺词中曾经指出，我在这里引述如下：“裁军谈判必须重新回到商定的时限范围内达成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任务，就象美国和苏联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商定的原则和条约草案中所讨论的那样。尽管这里所牵涉的问题已变得复杂的多，但当时制定的基本方案和原则还是可以为有意义的谈判提供一个基础”。

只有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才能解决关于措施的执行，各国所将承担的义务的性质，以及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有待实现的时限等问题。它也将解决有效的国际核查监督问题，以确保遵守各国为实现裁军而承担的义务。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我愿意在这里回顾一下《最后文件》第38段，它明确要求就一项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进行谈判。该段称：

“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并且跟随着就应当进行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的谈判”。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的具体建议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就这样一项条约开始进行工作，并将达成的结果向第38届联合国大会汇报。

在春季会议期间，很清楚，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这两个工作小组都在谈判过程中明显地陷入僵局。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可以利用的有限时间内，我们希望工作小组的各个主席可以进行非正式的协商，特别是同最直接有关的各国代表团进行协商，而不是召开工作小组的例行会议，以便寻求可能导致妥协解决的方案。我们的经验是，在处于僵局状态时，小组举行会议的结果只能是重申立场，而有时甚至坚持立场。最好是避免这样的事态发展。

在结束我的发言以前，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载有《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案文的1982年7月23日第CD/295号文件，它是印度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提交的。该公约草案旨在为不结盟国家要求在核裁军以前禁止使用核武器的长期建议提供一个具体和实际的基础。我们不必叙述缔结这样一个公约的道理，这是不言自明的。无论在日内瓦还是在纽约，我国代表团已经多次发言说明这样一项措施的正确性，这里的各国代表团对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的论点都是很熟悉的。我们曾经希望，为了对一切可能的核屠杀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所引起的广泛和愈益严重的焦虑和担心作出反应，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本应该达成一致意见，在实现核裁军以前，立即禁止使用核武器。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已没有可能。我们深信，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现在会认真考虑印度提出的草案并对该草案的内容作出反应。因为它是作为草案提出来的，我们当然愿意考虑对此提出的任何合理的修正和修改意见。我愿意说明我们提出这一公约草案的目的是为防止核战争的事业服务，为人类生存事业服务，别无其他目的。因此那些不同意我们的建议的人至少并乐意就所牵涉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辩论，而不要象某些代表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所做的那样，试图立即予以拒绝。我们随时都愿意回答问题并消除各国代表团对草案的案草可能产生的任何疑虑。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印度一贯积极和认真地努力工作以促进裁军事业。推动我们为裁军工作的不仅仅是理想主义。在核武器时代，对于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以及对于我们这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所有的国家来说，裁军已经成为确保我们生存的实际问题了。我们都要为各自的具体的国家利益效劳。但是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在今天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能逃脱由于核武器存在所强加给我们的共同命运。正如印度总理在她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贺词中所提出的，我引述如下：“在一场战争中，压倒一切的想法就是获胜。难道我们不该为和平做得更多吗？”

印度代表团向你保证，它将永远为通过裁军寻求和平与安全而尽职尽责，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刻，把世界从核灾难的边缘拉回来，这种和平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绝对迫切需要了。

主席（肯尼亚迈纳先生）：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欢迎你在八月份期间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在你履行各项职责时你可以期待巴西代表团的充分合作。我相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本委员会将通过所作的努力，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裁军领域内的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又一次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恢复工作。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代表团仍然在沉思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令人忧郁的成果。该特别会议，正如我们尖锐地意识到的那样，并没有就向它提出的实质性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国际舆论曾以强烈的兴趣注视着纽约会议进行的情况，并且当然会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实现它所提出的期望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不论有多少虔诚的遗憾的表示，掩饰不住这个赤裸裸的事实：第二届特别会议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因为自从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的四年期间，以及在第二届会议的日常工作进程中，核武器国家的政策全盘忽视了对1978年的最后文件，以及履行其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行动纲领的承诺。

在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筹备阶段, 巴西代表团曾一再告诫, 要提防增长着的冲淡最后文件规定的各项原则和优先事项的倾向。去年十月, 当筹备委员会的第三届会议的报告通过时, 我曾表示过, 如果对于应该致力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没有进行充分准备的话, 我们对于举行一次裁军特别会议成功的机会和用处表示怀疑。当时我说, “有些代表团对于接受以前一致同意的语言提出了困难”, 以及“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对于仅仅四年前所接受的承诺的抵赖是一种扰乱人心的作法”。我结束发言时曾说, 在筹备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过程中, 如果不对实质性方面进行严肃的讨论, 那么会议成功的机会“就会变得如此渺茫以致我们有理由问自己, 这次会议到底该不该召开”。

然而, 第二届特别会议确实举行了, 并且可以称之为它唯一的实质性成就的是, 通过了一份文件, 其中对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作了“一致的”和“明确的”重申, 以及所有成员国都重新保证尊重业经商定的优先次序。

在通过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报告时, 我国代表团说明它的理解是这种重申等于是重作一个承诺: 立即开始就停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的措施这些优先事项进行多边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届会议是证实各成员国是否准备忠于它们所作的要尊重其承诺的意向的一个适当的时机。如我刚才所说的, 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失败应归咎于从这种承诺后退的倾向。一些核武器国家所声称的政策与这些承诺之间存在的矛盾甚至更加令人不安。然而, 这些承诺是在特别会议结束时正式加以重申的。因此, 裁军多边机构, 包括这个委员会在内的可信性和效用取决于这些国家将选择遵循的行动方针。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舆论将密切地注视这些国家在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的态度和立场。

现在请允许我转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组织工作的一些需及时解决问题, 我国代表团希望能够迅速地处理掉这些问题, 以便本委员会能够用这个短暂会期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委托给它的实质性工作。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上届会议时我们有四个工作小组的工作，它们是：综合裁军方案、放射性武器、消极安全保证和化学武器。后者已经于7月20日恢复其工作，并应该继续工作到本委员会的1982年会议结束为止。至于综合裁军方案，第二届特别会议决定，本委员会应继续努力，达成一项可以提交给联大第38届例会的草案。鉴于在日内瓦和纽约就综合裁军方案所进行的详尽和无结论的讨论的经验，以及考虑到即将来到的第37届联大，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大家能有一段时间就综合裁军方案的自由选择进行考虑，这将会有好处。因此，委员会也许可以决定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明年一月的某个时候，在计划召开本委员会的1983年会议的前几周开始工作。

关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和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今年四月通过的委员会的特别报告明确地说明，在达成协议的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目前不可能在委员会审议过程中解决。在消极保证方面要想取得进展最终取决于核武器国家在安全观念方面的进展，以及他们对其现行政策给无核武器国家的根本安全利益所带来的影响方面的理解。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上，苏联和法国政府就消极安全保证有关的各项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单方面声明。我们认为，这两项声明反映出它们比过去的立场有了进步。其他核武器国家应该透彻地考虑这两项声明，以期推进它们各自就这个问题的立场，以便为多边性的进展提供充分的基础。

至于放射性武器，由于这个问题是非优先项目，以及对建议的条约的范围有争论的性质，本委员会最好不要把不多的宝贵的时间用来进行象春季会议期间的那种毫无成果的努力。

同时，委员会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对其议程上最高优先问题，即核禁试问题加速采取行动。春季会议结束时已就这问题设立了工作小组。为了履行其各项职责，委员会应该着手采取其他一些程序性步骤以便该工作小组能避免不恰当的拖延，立即开始其实质性的工作。

自从第36届联大以来，对于建立一个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工作小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提案。在委员会的上届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对于在我们议程的优先项目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来讨论该项问题表示怀疑。然而，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设立和对尊重最后文件的各优先事项所作出的新的承诺，看来为恰当的多边地处理核禁试以及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开辟了前景。如果这一种假设是正确的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话, 我国代表团将不会拒绝设立一个具有商定的职权范围的外层空间工作小组。

总之, 我国代表团建议目前暂时停止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活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应在明年一月初恢复工作。本届会议期间, 委员会全体会议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都应特别重视关于议程项目 2 的讨论, 以期就实质性的处理的方式达成协议。21 国集团就设立一个核裁军工作小组的提案以及就进一步发展最后文件的第 50 段中所载各点提出的建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与委员会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 应有三个工作小组进行正常活动: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和核禁试工作小组都已经设立, 新的外层空间工作小组的职权必须予以确定, 以便该小组实际上能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

我国代表团深信, 就上述方针作出决定将确保我们手头上的短暂的时间得以充分地利用。我们希望主席在与各代表团进行协商后, 定能尽快就 1982 年本届会议的第二期会议的工作安排作出最后的建议。

主席 (肯尼亚的迈纳先生): 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尊敬的代表韦格纳大使发言。

韦格纳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谢谢你,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你这位新任的主席。你在东非和在国外作为你的国家的代表所作的长时间的出色的工作, 不断地提高着你作为一名富有经验和熟练的国际行政官和谈判家的声誉。你表现出了你的国家肯尼亚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对非洲的发展所表现的节制、公正和效能等优良品格。我们现在确信, 这在将来也会继续发挥影响的。

我要向即将离任的主席、大川大使表示感谢, 我们的确非常感激他在特别困难的时期所进行的出色指导。我们与大家一起高兴地欢迎尊敬的罗马尼亚新任代表达特库大使。

主席先生, 由于我们的夏季会议期限短暂, 这使我们必须把一般性辩论缩短到最低限度。因此, 我的发言将力求简短, 并免谈比较一般性的政治见解, 而在其他情况下, 我们大家都会感到这些政治见解对安排好我们的工作是有用的。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但是，我要专就7月11日在纽约结束的，从而紧挨本次会议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作一点简短的回顾性评论。毫无疑问，特别会议在许多方面的成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进行了艰苦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尽管在其准备工作中，以及在其早期阶段表现出来的集体的良好意愿。对许多人来说，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联邦政府和大家一样对此感到遗憾；而由于联邦政府对确保特别会议取得较高水平的成就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它就更加感到遗憾。但是，我国政府认为没有理由为这种形势的发展而沮丧。它宁愿将重点放在重申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上，放在确保继续进行世界范围的裁军辩论上，并放在维护一致意见的原则上。它认为，这样特别会议就进一步肯定了一些最重要的原则，使我们能够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裁军挑战继续作出积极反应。我们大家都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也许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由于忘掉了这个复杂性，我们给予特别会议（其谈判的机会是相对短暂的）的任务过于广泛，我们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但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结论”中，有许多有用的和积极的成份，而且我们也不应忘记，两个主要大国已经同意，在召开特别会议的同时，开始在战略核领域进行重大的裁军谈判，不应忘记裁减战略武器会谈的首次会议是在特别会议期间举行的，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未来的鼓舞和推动。

德意志联邦政府决心——根据施密特总理6月14日在联合国的讲话的精神——为裁军目标积极努力地工作，并作出尽可能具体的贡献。

在这个被缩短了会议期间，还要求我们以最合理和最经济的方式来处理具体问题。由于我们议程上的所有题目都要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详细讨论，我不打算现在对它们——发表意见。我只想谈谈那些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有可能在本届会议上取得进展的项目和具有特别优先地位的项目。

化学武器小组已经及早作出了有指望的良好开端。在本届会议结束时它很可能成为一个会议开得最多的工作单位。这完全符合我国代表团的意愿。全面禁止化学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武器的项目在我们的单子中占有最高的优先位置，而且，我国代表团很受鼓舞地注意到，在第二届特别会议期间所作的一些声明——主要由苏联代表团所作的声明——的基础上使委员会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前景。对这些前景必须仔细加以探索，而且必须以许多国家在以前各届会议上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在核查领域提出的要求来衡量。尽管总的说来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新建议的提出，我们感到可能仍有相当大的缺欠，主要是关于定期的必须履行的现场视察的范围，以及还需要在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中载入一项正式的契约性的义务，即如提出了违反公约的指控并正式提出了进行这种视察的要求则所有国家都要接受现场视察。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苏联建议的意义，我国代表团以工作文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细节问题。我们期待着苏联方面的答复，并予先表示感谢。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已经以相当大的势头和速度开始了它的工作，这个势头应予以保持。

我国代表团认为，十分必要的是核禁试工作小组在有力的领导下应迅速开始工作，并且借助妥善安排的工作计划和在最大程度的技术上和政治上的专门知识，经委员会于4月份所商定的小组的职权范围的潜力，应加以充分利用。我国代表团特别关心地看到这个小组的工作现实地开展起来，考虑到所有参加国的现在准备前进的愿望和能力，这也意味着，工作小组不轻视渐进的原则，并在果实成熟的时候，进行收获，尽管可能有些人认为这个收获是有限的——它期望新的季节里结出更多的，也许是更可口的果实。

综合裁军方案回到了我们的议程项目单子上，我国代表团在特别会议之前和期间都曾经试图对综合裁军方案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对在纽约未能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而特别感到悲哀。然而，特别会议期间对综合裁军方案各个部分的透彻的处理带来了不应低估的中级成果，当然对方案必须和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带来了更好的理解。将本届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促进综合裁军方案的正式谈判也许意义不大，但是，考虑到我们所规定的完成这件工作的1983年最后限期，各代表团现在就必须仔细地分析六月份和七月份的谈判成果，在此基础上，也许在非正式交

(肯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换意见的范围内，思考一系列新的谈判应如何开始和何时开始。在特别会议的最后阶段，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建议：我们还可望重新考虑综合裁军方案的方法和结构。

作为放射性武器小组的主席，我充分意识到在顺利恢复和结束该小组的谈判的道路上所存在的困难。在这个时候，各代表团对其提供给谈判者的选择要有非常明确的见解，看来是重要的。我已按这种理解向各代表团的团长写了信，希望不久就能根据对这封信的反应，着手进行一些非正式的协商，然后召开工作小组新的正式会议，假如任何这种会议要召开的话。

委员会要求其成员结构向联大第37届例会提出报告，并且必须处理许多有创见的有关调整其工作的建议。我国代表团愿看到非正式全体会议及早召开，以处理这些重要的议题。迫切需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工作结构，着手更好地节约其时间。我国代表团渴望赞同任何在此方面有分量的有益建议。

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召开延长的不间断的委员会年会的建议，对我国代表团具有吸引力，并明显地具有实际价值。但是，不应切断日内瓦和纽约举行的多边裁军会议之间的个人联系。我们认为，应这样来安排委员会的未来工作——驻日内瓦各代表团可继续对联大第一委员会的活动作出其全面贡献，并且，假如也许是在较小程度上，也可继续对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全面贡献。

我们赞同有限地扩大委员会的成员，以便提高委员会的有效性，并敦促根据坚定的、客观的标准，毫不拖延地，决定出这种扩大的原则和百分比，不去理会或是随便议论候选国的名字。在这些标准中间，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各个国家在其以前的认真工作的基础上能够对我们委员会作出贡献。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委员会能尽早地开始具体工作，并保证给予你充分的合作。

主席（肯尼亚的迈纳先生）：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及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今天上午会议的时间已经用完。如无反对意见，我建议全体会议暂停，下午继续开会。届时我们将听取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个发言。然后，我将立即召开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考虑工作安排。如无反对意见，我们就将照此安排进行。在休会前，我要代加拿大的斯金纳先生——他是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一个接触小组的协调员——宣布：该接触小组将于今天下午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在1号会议室，立即开会。现在休会。

下午1时零5分会议暂停，下午3时3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5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正如今天上午大家一致同意的，委员会现在将听取登记在今天全会上发言的最后一位代表的发言。

现在我请尊敬的瑞典代表图尔森夫人发言。

图尔森夫人（瑞典）：首先我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祝贺你在八月份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在你履行这一职务期间，瑞典代表团当然会给予全力支持。我们相信，你将以我们大家一贯期望的出色才干履行这一职务。

我还愿感谢今天上午你对我所说的一番友好的欢迎词。

我国代表团还愿热烈感谢日本代表大川大使，他不仅在四月份，而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会下，都出色地履行了委员会主席这一繁重的职务。我还愿欢迎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多年来他是我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中的老朋友。

瑞典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裁军同伴们在会议厅里和我们一起开会，在此我们愿对他们表示欢迎。

我们这个40国俱乐部再次相聚一堂，通过我们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我们决心要成功地进行多边裁军谈判。和四月底休会时相比，我们是否怀着对现状更为乐意和更为满意的心情再次相会呢？

在从休会之日起到今天的这段时间内召开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我认为任何致力于裁军事业的人都愿同意我的意见，即我们的处境并不胜过三个月

(图尔森夫人，瑞典)

前。此外，今天的另一看法是，那些真正致力于裁军并把其作为这一代人的唯一事业的政府——瑞典政府就是其中之一——在纽约的五周会议之后必须加倍努力，以便在不远的将来在裁军谈判中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否则，结果只能是一个。我们承认，存在着各种困难和障碍，甚至还有人反对裁军，所有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取得成果。在六、七月份，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的令人难忘的五周时间内，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应对自从四月底裁军谈判委员会休会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作出什么评价呢？

在纽约渡过的几周是令人感到痛苦和苦恼的几周。最后在7月10日星期六，我们听取了一长串的发言，发言者都想对那几周会议如此糟糕的原因发表最后的看法。

的确，可以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发表很多消极的看法。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很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没有发生的事情本来都是可以在事先预料到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四年前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且几乎遭致失败。会议用了六周工作时间才最后通过了一份《最后文件》。这份文件被称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而且完全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所面临的任务是在五周时间内设法成功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规模如此之大，所包含的组成成份如此复杂，它们已辩论和谈判历若干年，所以本应当需要无比的信任、信心和诚意才能应付得了。众所周知，在目前的情况下，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可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所面临的任务比作是联合国要求两个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改变其基本的战略思想。

因此，根本不存在胜过1978年《最后文件》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我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做了四件事。

第一，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一份最后文件，在文件的最后部分中载有10段政治结论。

第二，会议通过了在会议开幕时庄严发起的世界裁军运动的方针。

第三，会议像催化剂一样，使不仅在纽约而且也在任何可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自由群众运动。

(图尔森夫人, 瑞典)

第四, 会议把其议程上的项目提交给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届会, 以及如果必要的话提交给尔后的会议, 以确保继续审议这些项目。没有任何提案遭致最后的否决。

我愿再进一步谈谈其中的一些成果。

最后文件不是一份坏文件。相反, 这份文件在目前情况下是一份非常好的文件。文件以明确的政治术语阐述了过去四年的历史。此外, 文件中还载有就各主要军事强国直至最后一刻还在那儿争吵不休的问题所协商一致而通过的声明。鉴于有迹象表明某些军事强国并不坚定地忠于1978年《最后文件》, 因此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所有成员国都明确地一致重申这份文件的有效性, 并保证在裁军谈判中遵守《行动纲领》中规定的优先项目。

极其遗憾的是, 我将不得不用几分钟的时间非常悲观地再谈谈这一特别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为时五周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极为明显地出现了某种情况, 但这并非是一种新的现象。我将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无疑是迄今为止多边裁军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大家都可以猜到, 我所指的是超级大国对这些谈判的态度, 多年来它们通过各种玩忽和破坏政策阻止我们取得进展; 它们喜欢关起门来进行秘密的双边会谈, 否认这一多边机构有权和有责任就其议程中的最优先项目进行谈判; 它们虽没有在法律上却在政治上无视联合国具有约束力的、它们自己投票赞成的各项决议; 它们的一举一动表示出它们不把周围的世界放在眼里。

我认为, 迄今为止在核时代的裁军谈判领域中所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这些国家缺乏洞察力和魄力。我将援引里根总统给美国出席6月2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团长罗尼将军的信中的一句话, 以此作为一个小小的列证:

“作为世界上的两个主要核国家, 美国和苏联在结束核武库威胁和变核武库为保护和平的工具的伟大任务中是人类的托管人。”

我愿由衷地说, 根据它们到目前为此在加剧核军备竞赛方面的表现, 世界各国人民大多数都极端不信任这些自封的“人类的托管人”。我们有权做平等的伙伴, 因为有两个原因:

1. 核武器国家已表明它们无法从道义上和政治上难以克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图尔森夫人, 瑞典)

2. 所有的国家, 不论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国家, 不论是军事上结盟的国家、中立国家还是不结盟国家, 在可能发生的核灾难中享有共同的命运。

多年来我们已目睹而在最近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我们又目睹了超级大国的各项故意阻碍进展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在听到美国代表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发言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他说:

“美国对自己在裁军方面的记录感到自豪”

我也不能同意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的立场。他在同一场合谈到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采取了富有建设性的态度, 并且进一步阐述说它们的立场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在评价超级大国的表现时, 当然要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是言论。苏联的行动同其在联合国的言论正好相反。

超级大国的顽固立场有一个突出的例证, 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主要是指美国, 指它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后和会议期间, 在联合王国的邦腔下在全面禁试条约方面的表现。而禁试问题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看成是裁军中的关键问题, 因此该问题是我们议程中最优先的项目。众所周知, 这一关键问题具有悲剧性的历史。迄今为止, 力求使真正谈判得以开始的一切努力都告无效。同时,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仍然存在阻力, 阻碍了旨在使这已经是冲淡到最低限度的案文获得通过的种种努力。制造阻力的国家在会议上所说的诋毁全面禁试条约功效的发言使我们怀疑它们最近同意在本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内开始全面禁试讨论是否出于真心诚意。

当然还要再次指出,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即使这些国家也同意了通过最后文件的协商一致的决定。最后文件在第62段中说:

“全体会员国一致地, 明确地重申第十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有效性, 以及象在《行动纲领》中所一致同意的那样庄严地忠于这一文件并保证在裁军谈判中尊重各优先项目, 这使大会感到鼓舞。”

然而两周之前, 即在它们在联合国对这一协商一致文件表示支持的十天之后, 里根政府却决定在签订部分禁试条约19年之后不再恢复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这是一条重大消息。问题倒不在于我们特别需要这一三边会谈, 它只不过是为本机构中就最优先项目进行多边谈判作准备工作而已。问题在于美国做出这一决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定的意思似乎是要把认真审议全面禁试条约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也许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事先的招呼, 例如, 2月9日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博士就在这一会议厅里所作的令人难忘的发言。他当时说在最终应该禁止试验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论, 他说“全面禁止核试验是美国的军备控制全部长期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还说了一些更为令人震惊的话。我再次援引他的话:

“限制试验的问题必然要在核问题的广泛范畴内加以考虑。”

把全面禁试同“核问题的广泛范畴”混为一谈, 这怎么能与美国对全面禁试条约所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相一致呢? 在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的序言部分第二段中, 各缔约国保证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这一保证在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中得到了重申。

在美国签署和批准的所有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中, 没有任何条款把全面禁试条约同“核问题的广泛范畴”连系在一起。相反却清楚地说明要根据该条约本身的是非功过来谋求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美国并没有废除这些序言段落。但是根据它们最近的行动, 难道我们不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美国并不想要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它想通过继续进行核试验来继续进行害人的核军备竞赛? 但美国是否愿意陷入一种将被指责为违反了其自愿参加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承诺的局面?

1963年当参议院以80票比19票批准了《部分禁试条约》从而作出这些承诺时, 已故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M·德克森说:

“我不愿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样的话: ‘他知道在广岛所发生的一切, 但是他没有率先采取行动。’”

看来将在遥远的将来才有下一步行动。应对这一憾事负责的人, 其墓碑上将写上什么话呢?

我愿强调指出, 根据瑞典的一贯立场, 我们认为一项, 全面禁试条约仍具有充分的重要意义, 它不反是减缓或停止核武器扩散的一种手段, 而且还是核国家对最终开创一个相互遏制核武器的时代可能发生兴趣的一种体现。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我们还认为, 目标是而且必须是实现无限期的全面禁试。虽然我们对必须被称为暂禁的有限期禁试表示支持, 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促进就严格国际核查下的长期的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手段。在这方面, 瑞典不相信把1974年缔结的、但尚未获得美、苏批准的那种级限禁试条约国际化的作法。这种条约并不能限制大家所担心的核军备横向扩散, 这种条约根本不会影响到发达的核国家, 它们可以——可能是长期的——在被允许的很高级限内, 继续加紧发展核武器并使这一发展合法化。这种条约等于是为无限制试验放烟幕。我强调指出这一点, 因为我知道里根总统最近的行动是要对这一条约作一些改动, 以便在违反条约限度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的保护。这只能说是在寻求某些军备管制措施方面装出一些热情, 而在实际上, 根本不存在什么热情。

应充分利用现已设立的工作组, 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各个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因此,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铭记, 地震专家小组在各重要方面的工作将会协助和支持这一工作小组的各种活动。在这方面, 我还要强调指出, 最好允许该专家小组审议已有的获致最先进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方法并就此提出报告, 并扩大该小组调查核查禁试新方法的可能性, 如通过侦察和测量大气中的放射性。

当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开始工作时, 瑞典愿在适当的时候重新介绍其于1977年提出的全面禁试条约草案中的有关部分, 以及考虑到从那时起的各种发展和在工作小组中发表的各种意见而提出的新的部份, 以便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的、适时的全面禁试条约的草案。

鉴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时间短暂, 因此可能只能就另一个有关化学武器的优先项目取得一些有限的进展, 在过去两年中已在这一问题上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至于需要有一些新的政治信号, 我们相当感兴趣地注意到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一份公约草案的概要。这份概要似乎包括或反映了在本委员会中讨论的一些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它代表了对棘手的问题进行谈判的真诚愿望, 而不仅仅是为了从政治考虑来对付另一超级大国在化学武器领域中的某些意向。我们期待着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中更加具体地讨论这些问题。

(图尔森夫人，瑞典)

我国代表团认为，尽管化学武器领域本身是复杂的，但它仍是有希望达成协议谈判的领域。本委员会和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必须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显然，这需要超级大国在委员会中以及通过恢复双边谈判给予积极的合作。我们准备竭尽全力为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贡献。我们不会反对在委员会所安排的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如果这有助于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话。

我愿再简单谈谈已被重申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程序和活动。瑞典认为，我们不应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发展成为一次长期的程序性辩论，这将使委员会丢失大量宝贵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可通过非正式协商导致某些改进和变化是不容否认的。请允许我就此发表下述简单看法：

我们对把这一机构变成常设的、全年开会的谈判论坛持某些怀疑态度。即使是委员会目前的工作量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发达的和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所拥有的能力施加了压力。进一步延长工作日程和扩大工作计划很可能会使小型代表团的负担过重，并将只会有利于那些我们有理由怀疑其是否有真诚裁军兴趣的大国或国家集团。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仍有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余地。譬如，不妨对利用全体会议重复作一般性发言的做法表示怀疑。对分配给工作小组的时间应规定严格得多的优先项目。鉴于另外增加一些会议来对化学武器、全面禁试条约以及可能还有外层空间问题进行谈判的做法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此我们应对分配给其他工作小组的时间作一些限制，这倒并不是因为它们所处理的问题是属于次要的，而是因为在这类问题上不可能取得结果，除非在意愿或主意方面有所转变。这可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非正式协商予以确定。

让我再指出瑞典的坚定观点，我们同21国集团的其他很多成员国一致认为，在程序性问题上，不能再允许滥用委员会的协商一致的作用，例如阻碍设立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要求的工作小组。

关于必须转变意愿和主意，首先是主要军事强国转变其意愿和主意的问题，大家已经谈了很多，并将继续发表很多看法。对于这一转变，我们已经等待很久了。最近我们中的许多人又产生了新的希望，这并不是因为有任何这种转变的迹象，而

(图尔森夫人，瑞典)

是因为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即急剧觉醒的公众认识到，如果我们允许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那么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面临的危险将何等巨大。对日益增多的人来说，对日益迅速增多的人来说，这一问题已不再是威慑问题、军事均衡、劣势或优势的问题，它已成了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人们日益迅速认识到核武器倒底是什么的问题。自从1962年赫尔曼·卡恩出版了他那本众人皆知的书以来，人们第一次考虑了不可思议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突然认识到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通过谈论“有控制的核反攻”、“长期的冲突期”，已经使不可思议的事变成可思议了，例如，按照各种核理论的逻辑，核武器正在变成了以使用的了。人们认识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中止这种趋势。

最近乔治·凯南把西欧、北美的声势浩大的和有广泛基础的和平群众运动称之为1980年代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已对各种事态发展产生了影响。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上述运动已很为显著，它们在该几周内的活动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要比大家所能预料的大得多。所有和我一样参加了6月12日那次秩序井然、热情奔放的为数达80万的和平示威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在争取国家间公正、端庄及和平关系的斗争中每个关心的公民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及可继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绝不允许被某些人称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凄惨失败冲淡所有那些抱良好意愿的人形成一个国际裁军选民集团，并且联合起来争取实现一个安全与和平的世界以及改善世界各地人类条件的这样一种迫切需要。

消除人类目前所面临的遭受灭亡的危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几周之前，我聆听了美国一位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神甫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甫在谈及这一迫切任务时的一段感人的话，他说：

“我所经历了某种简直象是一次宗教改革的事情。三十年来，面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极度贫困，我一直致身于设法创建一个较完美的世界，我力求减轻世界的饥饿，反对在国内和全世界那种剥夺人权的作法，抗击危害几亿人口的热带疾病，力求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但是我突然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消除核威胁，所有这些其他的问题都成了枝节问题，因为地球上将不再会有任何人类，也就无所谓问题了。”

(图尔森夫人，瑞典)

当前世界的这一觉悟被唤醒时，任何主要军事强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无法抵挡。裁军一定会成为一种逢时的思想。

主席：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

在我宣布本次全体会议并宣布召开委员会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之前，我感通知各成员国：今天秘书处分发了CD/INF.1/Rev.7号文件，题为“供各国代表团参考的关于会议安排和文件的基本资料”。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休会。

下午4时散会。

× × × × ×